

胡文忠公遺集

卷五十九
六十



胡文忠公遺集卷五十九

長沙鄭敦謹

編輯

湘鄉曾國荃

致鄭譜香

蘭

乙卯九月

羅山方伯之師已到林翼派兵到蒲圻迎戰或言只此三千九百人不宜先進然我是主人盡以難事諉之客兵非也且廉恥安在成敗利鈍古之賢者尙不能逆覩勝當戰敗亦當戰也賊勢之注於南岸者約五萬人羅山之捷散去一二萬人其聚於蒲圻者約三萬聚於金口者不過三千而下游之劇賊張子朋

已領其船自九江上駛楊之水師及各水師日來索
餉而李鶴人又另索四千故本月所費口糧外另費
一二萬其實多畱久畱費乃更大且所清補者亦是
前欠非例外也弟思餉欠將三月矣欲水師成功非
給以一月半月之餉不能多備米鹽久戀戰地若此
二月之中藉羅山及塔公之寶勇以次攻復武漢則
鄂事猶可爲若羅山因餉絀而頓兵或水師因餉絀
而不能進卽進矣又不能久駐危地則日久更難爲
謀卽武鄉之兵機純陽之點化亦嫌後時矣敬乞速
籌急解至感至要弟營新集仁鳳兵強而將稍弱楊

之彪營將則強矣此外亦有兵無將之營大致尙可用惜乎以苦心挑練之勇一潰於金口再潰於參山十去其三又從而汰之近日不能如前此之強矣從前打金口打入步街打蔡店高廟何嘗目中有賊參山之潰何嘗非有心可憾之至然有羅山未必不可戰王鎮軍之勇多予保票亦或可戰給以餉項速飭進取乃今日之第一要義故近日之乞餉羽檄交馳非得已也能保九月十月無虧乃有望過此更難他省亦不能給也

復莊蕙生

受祺

觀察

丙辰三月

得書披讀再四適與營官言軍事座中傳觀有泣下者知公之所憂者大而所慮者深矣林翼與閣下均是好心未必能擔當艱鉅而值此艱鉅卽欲辭避而亦有所不能知我者惟公與澹村仲遠及同事數人耳初八日羅山其頽弟先二日卽駐其軍中與迪庵商定仍由窰灣駐軍洪山代領其眾是日寅刻此軍回洪山而羅公已刻卽逝弟與握手而訣此老道義剛大言不及私卽危困而堅毅不撓喃喃嚶語皆軍國民生之事可入祀 廟廷之儒不僅名將也賊因林翼久在洪山日夜攻我營礮子直墮帳中幸將士

尙能堅守初十日約會迪庵助我四營林翼自派六
營以全力破其新壘三填其新溝五殺賊逾千數百
人而我軍之鏖戰則自湘潭岳州以來未有如此之
苦者也林翼一軍以仁鳳爲強鳳之將爲周得魁都
司大子中腦不可救藥該員每戰必先是塔公舊部
隨林翼二年大小百餘仗痛憾何如此等事任是如
何思議不能避死十四日賊壘又成一座其大倍前
其高逾丈及此不破又難爲力時會所逼難於回慮
卻顧江水已長五尺非丈許則河渚不能淹沒非丈
五尺不可用計也水師營中人才頗盛有鮑超者目

不識字而嚴明曉暢勇敢尤其餘事弟已言諸楊軍
門乞渠往楚另招三千人爲陸路如武漢可得林翼
誓以此身此心堅守二城卽飢饉師旅期以三年苦
守如竟不可卽得迪庵豈能久畱鮑公亦後起之傑
也又有劉峙衡者與迪庵埒迪欲之弟亦欲之迪公
天姿近道木訥厚重少文蓋絳侯也其思念滌公欲
援江西是血性中人林翼不遣去則已遣去則須以
六七千人畀之蓋十萬悍賊不易勦辦若分枝則兩
無益而徒失良臣不可不慎也湖南允代林翼辦軍
械招新勇而屬我自謀其餉林翼之窘於正餉外另

有卹賞三萬餘耳總之虛實誠僞公道在人閣下之心豈私我哉盡力以謀事此志斷不可懈

致周笠西

樂

丙辰

理財之道仍以得人爲先以閣下心術正大又慨念時艱沙市之釐特以奉勞擇人先品剔弊以漸其地方利弊所在隨時條列以備講求士紳之才品兼優可備楚國之寶者尤須敬慎以訪求之得一正士可抵十萬金天下事固患貧且弱楚禍尤甚而所以貧弱之故則正氣不伸而僞士得志也求才是先務理財亦須先求才也鑄臣樹人菊人三君子均經理營

事薦賢以救我楚兄之功也武漢終可力復年前血戰攻堅傷我水陸千七百人而士怒未伸蓋攻之之難與戰大異而我師亦可謂出力矣

致胡蓮舫

大任

王孝鳳

丙辰

沙市之鹽行意主於我頃得笠西信以每串十九文歸行用弟思揣再四是千金之本月可息千金利權大重盡歸之於商僧矣譜與蕙本無短長可持譜之抽用作公費者鹽務乃官府之所肥惟弟無分先岳陶文毅前督伊莘農不取用於鹽此外凡吳楚之官其不倚牢盆爲生涯者鮮矣蓋日食以千萬人計矣

譜之爲此亦前此太守及他處云云耳利之所在卽
爭之所在設無此項又將巧取而害仍歸於國計於
公家耳譜非利此之人欲事之成而姑以餌旁伺之
口耳至外閒抽取或多五釐亦只問其爲公爲私充
餉與否宜昌水運之鹽利通兩省陸路之入行者可
抽用水路之不入行者可至鄂至湘官爲權之不得
以權委之於僧也利歸於官尙有逼迫入公之一日
只在擇任一二人則利歸於我矣利歸於僧則上無
訪察之權統馭之術豈非自失所憑哉且以利爲利
當權子母試以千金衡之凡鹽行之以千金爲本者

每年得息三千金卽足矣利市之大無過於此若以
路過之鹽任其抽行用而無制奪官之利既病於現
在之餉擅自以爲制尤苦於楚北之民大不可也如
以此爲得計弟當改弦撤帖乃可弭謗以釋爭否則
異日楚北之民其畱貽禍根由我而起我本武漢罪
人罪尙未贖更增一大罪案亦不可也此事出於弟
之創舉有明之季始造根窩昔年嘗笑其謬今思之
蓋亦弟等急切求餉畱此根窩爲異日弊藪乎或未
盡然乎古語云利不十不變法誠爲老謀尙乞通盤
籌度弟之始意必欲爲此誠以求餉也辦事不可有

成見惟期事之有濟於公理之必歸於是利之必得其平而已陳孺子之割肉可宰天下蓋言均也官有私固不可爲訓商之擅利行私壟斷獨登勢必取我現有之餉而盡歸烏有豈非自貽伊戚哉幸深籌之此事如弊多利少有碍於現在之大餉弟卽停帖及此時猶可爲也意翔於我有過則當改之吾輩心跡當如青天白日也至奏案與現辦章程不符非弊也少言之以期待外餉免部詰耳若弟主政則並一奏而無之此非譜與蕙之短長也軍事少閒暇而此事恐辦理不平日夜懸懸特此縷致此逆之敗迪庵馬

隊之功弟無尺寸之力將士之功在湘潭岳州之右

致周笠西

丙辰

弟處之窘諒在意中上半年尙賴鹽課今則杳不可
得弟前此欲兄畱楚以拯斯民蓋楚民之阨是近六
年天下所獨也憫念之至頗思力圖補救然大官一
味偏好虛詐小人逞志之秋欲以碩果回春是所謂
一薛居州也繼思一意東征只得置武漢於不問耳
如弟者才力不逮中人心志向上特其意趣尙不大
謬耳居此而自愧自艾不如臨陣殺賊必得死所蓋
藏拙之道可倖免一生之罪戾若委曲艱難到底一

事無成則身名之敗裂人亦不諒我心其如後世之
議何由前之說取廖鑄臣王麟洲足下賀月樵文任
吾羅仙可牟皓升鍾雲卿方卓然黃虎卿諸公之已
可倚任者爲之倡然後各從其類以茹進不過二三
年正氣必伸楚地可大治澹與蕙與譜固弟所深信
密保者也然事權不一邪氣方張不如弟之繼念專
意兵事從賊所向與之終始卽令潰敗決裂而我之
名自在我之志無愧最便宜者莫如此法矣至楚北
兵事除迪庵最深固不搖然所將只五百人爲至精
其餘四千人又其次也撫標現在萬人應汰者有二

千人

即近日所招致守青山者

如何紹彩之膽力亦一時無兩然

尙不能如迪庵也張榮貴勇而少學問丁篁村勇而廉正無條理周芝房正而嚴厲閱歷大淺李景湖才情紀律過人而臨陣未能衝鋒義渠細密而膽氣稍遜部伍最整鄒叔明樸質而見識游移不果決又有鮑超者英鷲無匹而天姿太鈍凡弟所用之將在北岸則超羣絕倫在弟視之可戰也未盡可恃也又如水師勇敢有餘然須用得其法矢以小心乃可不敗其本領亦在能勝不能敗之列此皆第一二年精思而得之無一字虛浮者也天下事大難幼年精力半

耗於入股及時俗應酬是以學識太小本領太低力
不如志爲可惜耳我鄉自嘉道兩朝以來顯宦如趙
文恪陶文毅嚴樂園先生均有可傳其後如李如羅
則無所表見可傳者亦未能如晉之陶侃唐之郭裴
宋之韓范司馬李伯紀況其不能自立者耶精力學
力殆是下等豈不自憾老兄念我最深切何以教之
北省紳士近日只得一人許金堂頗淳樸不苟且亦
無虛浮名士之派惜年已五十九矣

致胡蓮舫周笠西王孝鳳

丙辰

軍中極匱敬乞速爲接濟此軍頗強頗知恥並無鬧

事之人天下惟要臉者不招人愛而不要臉者偏愛之矣自來家庭亦然假如二子同居一子不肖父母兄弟鄰里乃愛之惜之周繼之一子勤苦謂其尚可緩也亦大可笑事卽如江西之援軍及滌帥舊畱江西之部曲在今日總算強兵然百餘日無餉矣若吳若皖之兵以十餘萬計未必如此之厄亦可慨矣此時愁病日深夜仍數起肌膚欲削心緒不佳

致鄭小珊

敬謹

少卿

丙辰十一月廿五日

武漢倖復然已遲鈍矣頓兵城下實已一年陷賊之久則二年矣且自軍興以來四年之中武昌三陷漢